



A SAINT FROM AFAR :
CONFUCIUS IN EARLY AMERICA

张涛 著

来自异国的圣人

孔子在早期美国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A S A I N T F R O M A F A R :
C O N F U C I U S I N E A R L Y A M E R I C A

张 涛 著

来自异国的圣人
孔子在早期美国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自异国的圣人：孔子在早期美国 / 张涛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7892-1

I. ①来… II. ①张… III. ①孔丘（前551—前479）—
人物评论 IV. ①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2787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来自异国的圣人

孔子在早期美国

张涛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892-1

2019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1/4

定价：75.00 元

张涛

四川岳池人，北京大学博士。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和中华美国学会理事。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文化关系史、美国华人华侨史、美国种族关系史、美国社会文化等，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类研究课题6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在国际A&HCI期刊和国内CSSCI来源期刊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数次获得学校和省级学术奖励。

目 录

自序	1
----	---

上篇 孔子初入美国的途径

第一章 耶稣会著译的开拓性贡献	35
一、《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重大意义	38
二、李明和杜赫德的影响	49
三、其他耶稣会成员的作用	57
第二章 新教传教士的贡献	63
一、英国传教士的儒学译介	65
二、英国传教士的非翻译类著述	73
三、美国传教士的现身说法	84
四、普鲁士教士郭实腊	101
第三章 新教孔子观的刊物载体	115
一、《印中搜闻》上的孔子	117
二、《中国丛报》谈孔子	124

2 来自异国的圣人

三、两刊孔子观的来源及其向美国的传播	137
第四章 欧美世俗民间文献与孔子入美	154
一、商人的著译	155
二、美国商业展览和商人信件的媒介作用	162
三、商人在华报刊传回美国的孔子形象	170
四、传入美国的欧洲文人的孔子观	181
第五章 欧美外交文献传播的孔子观	191
一、英国外交使团眼中的孔子	191
二、英国在华官方人员刻画的孔子	196
三、美国及其他国家使华外交人员的孔子观	207

下篇 孔子美国化的开端

第六章 透过孔子看中国	221
一、孔子：堪称完人的异教思想家	223
二、孔子对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寓意	245
三、中国孔子崇拜的弊端	255
第七章 早期美国政治视野中的孔子	267
一、以孔子为参照的美国政治原则	267
二、孔子与美国的为政美德	278
三、孔子衬托的农商道路之争	288
四、美国早期外交视野中的孔子	296

第八章 孔子与早期美国的社会生活	308
一、孔子思想的道德参照意义	308
二、孔子衬托下的美国道德培养途径	321
三、孔子与早期美国的日常生活	328
四、孔子与早期美国的社会进步理想	333
第九章 孔子与早期美国对华文化攻势	343
一、区别对待耶稣会与英国传教士	344
二、鼓动美国传教士亲临中国的声音	353
三、在中国迎击孔子	358
结束语	368
参考文献	375
一、原始文献(1):书籍、印刷品、手稿等	375
二、原始文献(2):报纸杂志	396
三、研究性文献	405
附录 孔子思想传入美国大事记(1849年华人移民之前)	416
后记	420

自序

孔子（前 551—前 479）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人，其博大而深邃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早已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在世界国家之林中的文化标志。孔子不但在中国是人们常谈不衰的话题，在国外同样如此。自从 16 世纪耶稣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以后，孔子论著便通过会士的译介传入西方，尔后又传到北美殖民地，奠定了美国认知孔子的基础。正因为美国社会知晓孔子已有 300 余年时间，孔子成为美国人长久以来所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拥有广泛而深远的民众认知基础。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在美国的众多文化推广活动总是以孔子为中心。然而，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思考过，孔子及其思想最初是通过哪些途径传入美国的？传入以后又被美国社会赋予了何种形象？成因是什么？厘清孔子及其思想传入美国的源头对于今日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何启示？本书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以期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孔子在美国的影响。

孔子在美国的影响，是孔子在西方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最初传入美国（包括殖民地时期），亦是孔子传入西方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所以，欲知学界已在孔子传播入美问题上做了哪些研究工作，我们就需要先关注学界在研究孔子时整个西方的历史影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有三大重心：孔子

2 来自异国的圣人

及其思想向西传播涉及的门派问题、孔子在欧洲的实用价值、孔子对于美国的参照意义。

孔子及其思想能够传入欧美，最主要应该归功于耶稣会的译介。自16世纪末期该会传教士来华开始，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期内，欧美的孔子信息几乎都建立在这些译介的基础之上。当然，译介过程和译介影响又牵涉到各种社会力量，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不同思想和教会门派在孔教认识问题上的争执，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对象。

耶稣会选择赞赏儒教，贬低道教和佛教，已是学界共识。而儒教本身还存在宋明理学和所谓正统儒学之间的区别。对于耶稣会而言，如何取舍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唐纳德·F.拉赫（Donald F. Lach）与埃德温·J.范克利（Edwin J. Van Kley）用较长篇幅就此作了阐述。两人认为，耶稣会在刻画孔子及其思想时，较早注意到正统孔学与宋明理学（即西方研究者所谓的新儒学）存在区别，指出后者包含源自佛教和道教的“非孔教”内容，“明确区分古代崇拜上帝的孔教徒和近代的新儒教徒”，坚信古代的孔子更接近真理和基督教。耶稣会因而青睐所谓的正统儒学。^①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解释利玛窦如何汉译“上帝”时，谈论了同一问题。史景迁写道，利玛窦对于孔教西传发挥了开创性作用，而在利氏看来，正统儒学因为使用具有宗教寓意的“上帝”，因此更为可取，但这层意义却因为新儒学的兴起而消失殆尽了。为避免新儒学给传教士和皈依基督的中国人造成混乱，利玛窦生造“天主”二字，用以表示传统儒学和基督教共同提及的宗教“上帝”。^②

^① Donald F.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652-54, 1732-34.

^② 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34-35.

如果说上述研究反映耶稣会的最初译介倾向于选择正统儒学，其他论著则显示，新儒学也受到了某些耶稣会会士和受其影响的译介者的重视。这样一来，所谓的新旧儒学都借由耶稣会之手，传到了西方。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曾论及这一现象。在比较耶稣会神父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 1602—1669）和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的著作时，孟德卫重点关注了两人取舍新旧儒学的情况，认为他们都极大地促进了孔子及其思想的西传。据孟德卫考证，利安当明显不赞同作为新儒学代表人物的朱熹对于儒家经典的诸多解释。例如，针对《大学》开篇之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中的“亲”，利安当认为，其含义不是新儒学所谓的“革新”，应为“爱”，这就与基督教的仁爱精神相契合了。马若瑟虽然也对后世扭曲正统儒学之事颇有微词，但并不认为新儒学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甚至认为，新儒学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古代的上帝意识，与利玛窦的看法明显相左。孟德卫在马若瑟的信件中找到证据，显示马若瑟的确相信新儒学的宗教寓意。^① 沃尔特·W. 戴维斯（Walter W. Davis）关于17、18世纪欧洲知识界的研究、理查德·J. 史密斯（Richard J. Smith）考察《易经》西译的论文都证明，耶稣会并未完全排斥新儒学，而是将其与正统儒学一道，传播到了西方。^②

与此同时，学术界非常关注天主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

① David E. Mungello, "The Reconcili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ity in the Writings of Joseph de Premare, S. 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6 (Oct. 1976), 400-1, 404; David E. Mungello, "Sinological Torqu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reoccupations on Seventeenth-Century Mis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Apr. 1978), 128, 131-32, 136.

② Walter W. Davis, "China, the Confucian Ideal, 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Oct.-Dec. 1983), 533-36; Richard J. Smith, "How the *Book of Changes* Arrived in the West," *New England Review*, 33 (Nov. 2012), 27-29.

给孔子在西方的形象所造成的影响。早期来华并译介孔子著作的耶稣会，虽然在新旧儒学的取舍上存在分歧，但都尊重甚至崇拜孔子。然而，随着17世纪后半期中西礼仪之争的兴起，耶稣会在孔教问题上的调和策略遭到对立派别日益严厉的抨击，孔子在西方的形象出现波折。在《神奇的国度：耶稣会的调和与汉学的起源》中，孟德卫不仅充分论证了耶稣会调和基督教与孔教的做法，还花费大量篇幅，阐述此举从18世纪初开始受到的批评。质疑者指责说，耶稣会故意省略孔子著作与基督教存在很多矛盾的内容，误导西方人相信，孔子影响之下的中国人具有上帝意识。^①孟德卫较早的一篇论文表示，礼仪之争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孔教与基督教是否吻合、中国是否有上帝概念。在两个问题上，耶稣会都持肯定态度，但对立阵营强烈反对，导致罗马教廷在1742年的裁决中，否定了耶稣会的解释，坚持认为孔教与基督教有着本质区别。^②

拉赫和范克利也曾谈及不同天主教派别围绕对孔子的评价所产生的分歧。在《欧洲形成过程中的亚洲》一书中，两人写道，耶稣会的反对者多明我会（Dominicans）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s）相信，古代中国并不崇拜真正的上帝，无神论不是宋明理学所创造，耶稣会关于正统儒学与新儒学之间的区分因而是“人为的”。因为孔子及其弟子是无神论者，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冈明我（Domingo Navarrete, 1610—1689）指责视孔子为先知的观点。拉赫和范克利指出，虽然耶稣会与其反对者剑拔弩张，这场

① 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292-97, 329-53. 中西礼仪之争，是指17—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教义展开的争论。罗马教皇打压耶稣会，认为儒教祭祀帝王和祖先的仪式有悖于天主教的要求，引发清廷反制，导致中国严厉限制传教活动。而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

② David E. Mungello, "Leibniz's Interpre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Jan. 1971), 5-6.

争论倒也让欧洲人接触到了更多分析孔教和中国宗教哲学的论著，促进了西方的孔子认知。^① 在讨论德国思想家克里斯琴·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的“亲华思想”（Sinophilism）时，拉赫揭示了耶稣会与反对派之争在社会上引发的连锁反应。拉赫表示，沃尔夫吸收耶稣会的孔子译介，深信孔子教诲与自己的道德哲学以及基督教是和谐统一的，称赞中国人不需要神灵引导就能区分善恶，学会责任和美德。对此，耶稣会积极声援，反对者则大肆抨击，认为沃尔夫屈从于耶稣会的孔子观。拉赫总结说，沃尔夫的亲华思想虽然饱受争议，但活跃了德国的思想氛围。^②

耶稣会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仅反映出天主教内部的矛盾，更是一系列历史矛盾体的组成部分。为数不少的学者正是在这种宏大背景下，开始研究孔子在西方的影响。美国华裔学者孔浩烽（Ho-Fung Hung）是典型代表。他认为，包括孔子形象在内的欧洲中国观始终在极其蔑视和极其崇拜的极端之间摇摆。19世纪以前，耶稣会以及受其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推崇孔子，反对者则对孔子毫不留情，称儒家哲学“简单粗劣”，是“庸俗的道德体系”。到了19世纪初，浪漫与种族东方主义开始左右欧洲人的孔子观：以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为代表的浪漫东方主义者对孔子充满好感，几乎同等看待孔教和基督教；而后兴起的种族东方主义则充满偏见，甚至影响到了后期的理雅各。^③

学者们注意到，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也影响着西方对孔子的接受。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现，中国小说《好逑传》的第一位西文译者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为

① Lach and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I, 1734, 1751.

② Donald F. Lach, "The Sinophilism of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4 (Oct. 1953), 561-74.

③ Ho-Fung Hung, "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East-West Differences from 1600 to 1900," *Sociological Theory*, 21 (Sept. 2003), 254-76.

展示和支持英国新教徒在中国风俗礼仪问题上的立场，就对耶稣会的孔子描述颇为不满，怀疑耶稣会在中国的信仰面前做出了“不恰当的妥协”。^① G. A. 斯塔尔 (G. A. Starr) 研究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 的论文，初看似乎仅仅涉及英国 18 世纪初的古典与现代思想之争，细看则在谈论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笛福信奉新教，声称孔教“杂乱无章”，充满迷信，“既无连贯性，更是几乎没有任何逻辑推理”。推崇耶稣会的威廉·坦普尔爵士 (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 称赞孔教充满智慧和知识，令笛福颇感不屑，显示出新教与天主教在孔子认识问题上泾渭分明的观点。^② 按照克里斯·默里 (Chris Murray) 的解释，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相继推出了新教传教士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 1768—1837) 和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的孔子著作译本，也暗含着两大教派的竞争。默里认为，在两人分别于 1809 和 1814 年出版儒家著作完整英译本之前，孔教译者多为天主教徒；让形势更为复杂的是，天主教又经常与法国联系在一起，而法国是英国历史上的竞争对手。孔子译介因而成为英国和新教参与东方学竞争的一大武器。^③

而在美国语境下，基督教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同样影响着人们的孔子认知。伊丽莎白·L·马尔科姆 (Elizabeth L. Malcolm) 就是这方面的关注者之一，她研究《中国丛报》的中国观。《中国丛报》是美国新教传教士于 19 世纪 30—50 年代在广州出版的

① James Watt, "Thomas Percy, China, and the Gothic," *The Eighteenth Century*, 48 (Summer 2007), 99. 《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明清爱情小说，珀西最早将其译成英文并于 1761 年在英国出版，该译本是第一部在西方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

② G. A. Starr, "Defoe and China,"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3 (Summer 2010), 442-43.

③ Chris Murray, "'Wonderful Nonsense': Confucianism in the British Romantic Perio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17 (2015), 610-12.

英文刊物，曾大量传入美国，影响巨大。马尔科姆表示，《丛报》的出版，旨在对抗耶稣会塑造的中国良好印象，证明中国的堕落本性，暴露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孔子思想在基督教面前“彻底的微不足道”。^① 托马斯·S. 基德（Thomas S. Kidd）考察 18 世纪早期波士顿的报纸，也刻意突出两大基督教派别之间的对立，其论文内容涉及报纸上的中西礼仪之争和对于耶稣会的大肆批判。^②

门派之争乃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特征。西方人译介孔子，自然受此影响，学术界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新旧儒学的区别、天主教内部的纷争、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等中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主要分歧，都体现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从总体情况来看，学界不认为中国的新旧儒学之争对于西方认识孔子有根本性影响，西方内部的门派之争才是孔子形象大起大落的基本原因。这也暗示，西方人在决定塑造和散布何种孔子形象时，主要着眼于哪种形象更加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由此衍生出的孔子在西方的实用价值论题，引起了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利用的问题上，学术界长期以来多注意东方如何利用“先进”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东方文化对于西方的借鉴意义。学者们在研究孔子影响西传时，对此稍有弥补，揭示了欧洲利用孔子的情形。著名汉学家詹启华（Lionel M. Jensen）谈到这一现象时，言简意赅地指出，“孔子只是作为一件成品而存在，象征着某些价值观念，其中主要是他者观，因此，任何试图表达这些观念的个人或群体都可加以利用”。^③ 在欧洲语

① Elizabeth L. Malcolm,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to 1850,” *Modern Asian Studies*, 7 (1973), 167-69.

② Thomas S. Kidd, “‘Let Hell and Rome Do Their Worst’: World News, Anti-Catholicism, and International Protestantism in Early-Eighteenth-Century Boston,” *New England Quarterly*, 76 (Jun. 2003), 279.

③ Lionel M. Jen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 Universal Civi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境下，孔子作为他者的参照价值存在于思想、制度、观念进步等数个方面。

首先，学界注意到，孔子因为代表着非基督教文明，因而被17、18世纪的欧洲人广泛引用，以此来映衬基督教文明是否优越可取。当时正值启蒙运动时期，各种反对基督教主导西方思想的声音不绝于耳。孔子的他者身份，在辩论双方看来都有助于证明自己的观点。美国华裔学者刘宇（音）表示，利玛窦作为基督教神灵的马前卒前往中国，当其带着论著归来时，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欧洲哲学思想家用以颠覆教会中心论的依据，因为孔教如果真如利玛窦所言，是相信上帝的，基督教就丧失了其唯一性。^①史景迁发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认为，在组织民众的道德生活方面，西方基督教似乎正在走向失败，非西方的儒家思想可以发挥弥补作用。所以，西方应该向中国敞开大门，吸收最能巩固自身社会的元素。^②

学界同时看到，很多欧洲人反对将孔子代表的文化看做基督教文明的有益补充或更正方案。埃德温·J. 范克利认为，耶稣会译介的中国历史和孔教著作，虽然展现了一个存在于基督教以外的古老文明，冲击了17世纪欧洲信奉的基督教史观，但很快就被基督教史观的维护者纳入西方的宗教叙事框架之中了。^③厄恩斯特·罗斯（Ernst Rose）的研究显示，德国人的反应证明，基督教不但地位稳固，而且还贬低了孔子在欧洲的形象。德国人阅读耶稣会译介的孔子，得出了与耶稣会初衷相反的结论，认为正是孔子造

① Yu Liu, "The Intricacies of Accommodation: The Proselytizing Strategy of Matteo Ricci,"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 (Dec. 2008), 476, 485. 利玛窦1610年病逝，安葬于北京，此文因此说利氏著作带其返回欧洲。

② Spence, *Chan's Great Continent*, 85, 169.

③ Edwin J. Van Kley, "Europe's 'Discovery' of China and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Apr. 1971), 358-85.

就了中国的停滞保守状态，德国应该避而远之。^①在史景迁笔下，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同样呼吁，德国应坚守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拒绝孔子带来的观念，因为孔子尽管是伟人，但给中国及其人民留下了“一部永远钳制思想进步的道德机器”。^②

孔子在欧洲近代以来新旧体制的争论中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一些学者关心的问题。一方面，某些力求变革的欧洲人看重孔子的美德和革新思想，视其为文明进步的同盟者。罗斯·巴拉斯特（Ros Ballaster）研究1662—1785年间英国的东方想象，认为英国人讲述古老东方故事的目的，在于辩论君主制和共和制等问题，孔子是经常被引用的人物。巴拉斯特表示，在诗歌、散文和其他辩论文本中，孔子代表着共和制所主张的道德、新奇和公正，与君主制代表的专制、迷信和晦涩形成对比。^③论及马士曼儒家经典译本在英国的接受状况时，默里指出，不但马士曼本人强调，孔子思想在促进文明和政治秩序方面优于希腊哲学，普通读者也从孔教中，看到了英国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默里进一步写道，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人们谈论孔教的语言总是充满政治寓意，孔子也总是与激进的社会改革者相提并论。^④到了现当代，西方的社会制度虽然基本稳定下来，希望变革的声音依然存在。美国20世纪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就是一例。一位华裔学者撰文指出，对于庞德而言，孔子思维活跃，善于将思想应用于实践，其治国之术有助于抵消欧洲政府不负责任所带

① Ernst Rose, "China as a Symbol of Reaction in Germany, 1830-188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 (Winter 1951), 57, 61.

② Spence, *Chan's Great Continent*, 100.

③ Ros Ballaster, *Fabulous Orient: Fictions of the East in England 1662-17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3-253.

④ Murray, "Wonderful Nonsense," 606-607.

来的各种问题。^①

另一方面，孔子毕竟不是彻底追求社会变革之人，其意在维护稳定和延续传统的思想便遭到了其他激进主义者的批判。埃德蒙·莱茨（Edmund Leites）指出，18世纪的英国争论教育是否是从政的先决条件。孔子主张唯才是举，自然看重教育，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深有同感。但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政治话语权，极力反对洛克等人的立场。孔子因此卷入了英国资产阶级与保守势力之间的争执。^② 罗伯特·马克利（Robert Markley）在动态的历史语境下，研究孔子在英国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角色。马克利写道，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秉承耶稣会的解读，对孔子尊重有加，认为孔教价值观“永不过时”，甚至可以替代基督教，能够确保社会公正与克制。但到了18世纪初，特别是笛福在1719年出版含有批判中国意味的《鲁宾孙漂流记》以后，孔子强调秩序和稳定的思想就与英国的保王主义联系在一起了，孔子的形象随之急转直下。^③

孔子在欧洲的第三大影响，是在塑造日常价值观方面发挥作用。《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影响较大的虚构作品。梅根·基钦（Megan Kitching）的研究显示，该书大量杜撰“子曰”，利用孔子的声望，教导人们有教养、有品位。^④ 康奈尔大学的杨姓华裔学者以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

① Woon-Ping Chin Holaday, "From Ezra Pound to Maxine Hong Kingston: Expressions of Chinese Thought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ELIUS*, 5 (Summer 1978), 17-18, 22.

② Edmund Leites, "Confucian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atural Morality and Social Refor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Apr. 1978), 143-54.

③ Robert Markley,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 70-85, 104-19, 189-94.

④ Megan Kitching, "The Solitary Animal: Professional Authorship and Persona in Goldsmith's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25 (Fall 2012), 175-98. 《世界公民》的章节最初以系列书信的形式，从1760年1月到1761年8月在英国一家报纸上连载，后于1762年结集成书出版。书信假托旅居英国的中国人之口，讽刺英国社会。